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赵小帆主编

地下贵州

THE UNDERGROUND GUIZHOU

二三二卷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非外借

地下 贵州

第二章

THE UNDERGROUND GUIZH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的贵州. 第二卷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赵小帆主编. — 贵阳 :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56-1012-3

I. ①地… II. ①贵… ②赵… III. ①考古发现—贵州 IV. ①K87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435 号

地下的贵州 第二卷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卢 玖 潘昱含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电话:0851-82263049 邮编:550081)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5 印张 1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1012-3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南路 18 号 电话:028-84842345 邮编:610100

地 下 的 貴 州

第二卷
目
录

THE UNDERGROUND GUIZHOU
C O N T E N T S



赫章可乐出土人面青铜扣饰

追 彼 乐 土

在巨大阴冷的石窟里
我是谦卑无怨的工匠
生生世世
反复描摹……

灼 灼 其 华

你在柜外
我已在柜中
隔着一片冰冷的玻璃
我热切地等待着你的
来临……

- | | |
|-----|------------------------------|
| 004 | 奇特的可乐套头葬 |
| 008 | 兴义万屯老坟山墓群 |
| 012 | 西南石刻艺术宝库——杨粲墓 |
| 016 | 众里寻她千百度——南宋播州“土司”杨价夫妇墓发掘 |
| 020 | 杨价墓之问 |
| 024 | 走近杨铿墓，感受播州历史气息——遵义明播州土司杨铿墓发掘 |
| 030 | 杨烈墓的再次清理 |
| 034 | 凝固的水族历史——水族古墓群揭秘 |
| 038 | 纳雍石板墓群 |
| 046 | 石刀与收割 |
| 048 | 千年陶器上的神秘刻符 |
| 050 | 带钩——系于腰间的艺术 |
| 052 | 马蹄悠扬——贵州考古发现的马 |
| 056 | 陂塘水田模型——贵州汉代农田技术发展的缩影 |
| 058 | 南方民族重器——铜鼓 |
| 062 | 杨铿夫妇墓出土的陶俑 |
| 064 | 五百年前的“仪仗队” |
| 068 |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遵义高坪墓葬被盗的金银器 |
| 074 | 凤冠传奇——高坪杨氏墓群出土的金凤冠 |

地
下
的
贵
州

适彼乐土

在巨大阴冷的石窟里
我是谦卑无怨的工匠
生生世世
反复描摹

风沙来前
我为你
曾经那样深深埋下的线索
风沙过后
为什么
总会有些重要的细节被你遗漏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出自诗经·魏风——《硕鼠》）。黄泉之下的乐土是对死者生前居所的仿造，更是为死者建造的继续凡间生活的乐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既包含较多精神文化的内涵，更是物质文化的反映。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墓葬既保留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又在交融中呈现多样性的格局。神秘而极具地方特色的套头葬、饰品多姿多彩的石板墓，建构独特有着繁缛葬仪的水族古墓葬，构建宏大、雕刻精湛、随葬丰富的杨氏土司墓更见证了一个统治播州700余年家族昔日的荣光。







Part Two To the Happy Land We Are Going

In the huge, gloomy and cold grotto
I am the humble craftsman without complaint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racing and drawing

Before the sandstorm
For you
I have deeply buried the clues
When the sandstorm ends
Why
There are always some important details ignored by you

We swear to leave you
To the happy land we are going;
O Happy land! Happy land!
Therein our proper place we'll reside.

[Quoted from the poem *Shuo shu* (Fat rat) in the *Ode of Wei of the Book of Poetry*]
The “happy land” in the netherworld was the imitation of the residences of the deceased people when they were alive, and moreover, the happy abode constructed for the deceased people to continue their lives in this world.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dead as they were alive” reflected more contents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than connotations of the spiritual culture. The burials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kept their ow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also showed the diversities caused by the cultural convergences, no matter the mysterious head-encasing burials with strong local features and the stone slab burials with brilliant ornaments and grave goods, or the burials of the Shui people with unique structure and complicated funeral rites; the magnificent *tusi* (hereditary headmen of the minority people) tombs of the Yang Family with exquisite sculptures and rich grave goods were the witnesses and evidences of the vanished glory of a clan which has ruled the Bozhou Prefecture for over seven centuries.





004

奇特的“可乐套头葬”

M373 清理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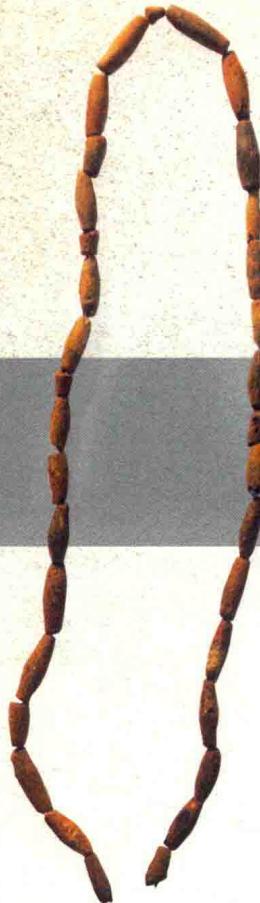
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为贵州省内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区之一。可乐乡位于赫章县城西北约60公里处，地处乌蒙山脉中段的东缘，为一东西走向的山间坝子，海拔高约1800米。坝子中间有可乐河自西向东流过。在坝子南北两侧，各分布有一列高50~100米的小土山，这些小山上目前已发现十余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群和数处大体同时期的遗址。这一地区已成为贵州战国秦汉考古的核心区域之一，许多重要的考古遗存被渐次发现。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考古界的同仁们在这一地区已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获，2000年的考古发掘还荣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在这里发现了全国唯此仅有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套头葬”。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可乐套头葬是国内考古发现中的一种特有的葬式。迄今为止，除了贵州赫章可乐外，别的地方还未见诸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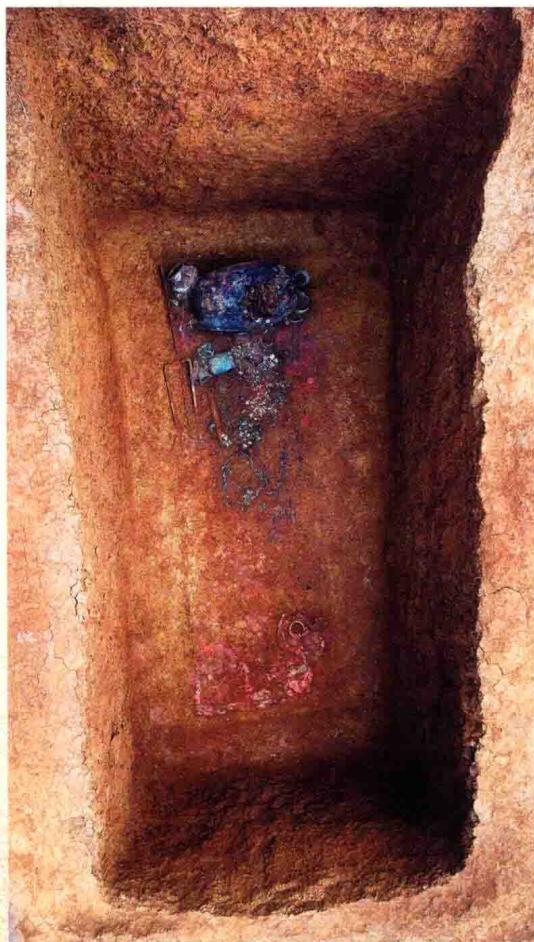
铜的装饰件



M374 出土陶串珠



M373 出土人面青铜扣饰



M373 清理完成后情况

道。近年，据说在东南亚也曾发现有少量案例。套头葬，就是用铜釜（鼓）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部，个别还同时在死者的足部也套一件铜（或铁）釜（或洗）。故发掘报告将这种奇特的葬式命名为套头葬。关于这种葬式的命名，有的学者则将其直接称之为“铜鼓葬”，也有人将其称之为“铜鼓套头葬”，继而改称为“釜鼓葬”。由于习惯上的原因，本文所采用的命名沿用原报告上的套头葬称呼。

关于套头葬这种奇特葬式所代表的意义，由于其发现的地域范围目前还仅限于贵州赫章可乐地区且数量有限，史籍上又不见于记载，外加考古材料较少，因此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还较为困难。之前稍有明确意见的也不多见，席克定先生曾提出套头葬“是一种原始崇拜的反映，反映出人们对灵魂的崇拜，对釜类器物的崇拜。用铜釜（或铁釜）作为葬具套在尸体头部埋葬，能够给死者带来安宁，能够给生者一种慰藉。这种套头葬的习俗，不是划分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低，拥有财富多少的标准。”另一种为杨淑荣先生的看法：“这种奇特的埋葬方式似反映了这些墓主人的民族身份特殊，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地先民重在保护头颅的特殊宗教信仰有关。”

到目前为止，在可乐所发掘的乙类墓（具有强烈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墓葬）中，共发现套头葬25座，其中在20世纪的70年代发掘出土20座，2000年发掘五座。此外还发现其他一些特殊葬式墓葬六座，其中用铜洗垫头一座，用铜洗盖面两座，用铜戈插于头侧地面三座。也就是说，在可乐已发掘的276座乙类墓



管型铜铃



铜釜

葬中，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共计31座。一直以来，有关采用这种特殊葬式的意义和采用这些特殊葬式的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在可乐已发掘的276座乙类墓葬中，采用特殊葬式的仅有31座（其中套头葬25座），约占乙类墓葬总数的11.2%，也就是说，采用这些特殊葬式的墓葬所占比例极小，加上六座采用特殊的葬式非套头葬式的也不过一成左右。同时，从可乐乙类墓发掘出土的器物来看，出土的最大型的器物主要就是这些特殊葬式所用的铜釜、铜鼓和铜洗这三类容器。此三类器物应该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重器。将这些重器用于极少部分人的墓葬中，势必有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但同时，在所有乙类墓葬中，尚未发现有任何一例用陶釜、陶鼓或是陶洗替代上述三种器物用于类似的葬式当中。由此可见，采用这些特殊葬式并非是当时流行于当地该人群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文化意义上的葬俗。这一观点，叶成勇先生在其博士论文《黔西滇东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研究》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套头葬虽然有特色，但并不是最流行的葬俗，相反，用木棺作葬具则是最主要的方式。被学术界看重的可乐套头葬也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品，最多只是一种可供自由选择的随葬习俗而已，尚未形成稳定的规范。”

如果说套头葬是一种葬俗，同时与财富有较强的关联，那么对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势必会制作出类似的陶质器型用以替代上述几种器型，类似的明器



可乐全景



M373 出土陶杯



孔雀石挂珠

则会大量被生产同时被应用于墓葬之中并采用类似的特殊葬式，但在可乐发掘的所有墓葬中未曾有此现象出现。同时，就套头葬分布的地域来看，目前还仅在可乐这个小地方有发现（据称最近在柬埔寨发现有少量类似案例），其分布地域极小，这也似乎在说明其文化象征意义并不强烈，尚不能构成一种稳定的葬俗文化。

2012年8月，笔者在可乐亲自抢救性清理了两座乙类墓葬，编号分别为M373和M374，其中M373为铜釜套头葬。从M373墓出土的器物组合及其放置位置来看，俨然就是一个武士形象。死者头部缠着头巾并盖有一件铜釜。头发上别有发簪两件。铜釜左右两侧各放置漆器五件。左右两耳各戴骨玦五件。脖子挂有石珠两串，孔雀石串珠数圈。右胸部挂有铜铃铛一串和人面形扣饰一件。右手执一件铁叉。右腰间佩有木鞘铁刀一把。左手指上戴有铜指环数圈。脚部有漆器和陶杯各两件。

到目前为止，M373是可乐乙类墓葬中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达70余件（套）。

套头葬始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晚期消失。自西汉中期始，中原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当地的土著文化渐次消退。从可乐墓地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并结合相关文献似乎可以看出，汉人自战国时期以来开始渗入西南夷地区，至西汉中期汉人与汉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站稳脚跟并取得统治地位，其历程有如一部充满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的壮烈史诗。

兴义万屯老坟山墓群

2009年，黔西南州的交通大动脉——晴兴高速公路开始规划施工，按照规定，我们首先要对公路的施工区进行考古调查，以确保文物不受破坏。在拿到公路的走线图纸以后，所有的考古人员都吃了一惊，公路居然要穿过万屯汉墓群的中心区域。你也许对万屯汉墓群不太熟悉，但铜车马你一定不会陌生，万屯汉墓群正是铜车马的出土地，更要命的是公路要从出土铜车马的汉墓边缘通过，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

为此，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一次贵州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钻探。数月钻探下来，几乎整个万屯坝子，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探洞，然而成果却并不明显，仅发现一个出土物不丰富的遗址，并未有重要发现。



老坟山墓地的两大埋葬习俗：动物陪葬和二次合葬



墓葬分布密集，间距适当，规律性强，
俨然经过精心规划



遗址出土的部分玉石饰品、
铜饰件

2010年9月，晴兴高速公路业主方忽然提出，为避让钻探发现的遗址，对公路走线进行修改。2010年10月，我带领考古人员对改动后的线路进行调查，新发现了遗物更加丰富、年代更早的遗址，正好位于公路的施工范围内，与业主方沟通以后，为了不耽误工期，我们很快进场发掘。

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陶器、石器，出土物虽然不少，但由于是坡地堆积，并非原地埋藏，碳十四等测年手段无法应用，不能将遗址年代卡死，文物的科研价值大打折扣。

历时近一个月，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就在考古队准备撤离的前几天，遇到了新的情况。省文物局下达指示，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夜郎地望加大工作力度，以期能够有所突破。当时的阿红考古队是唯一一支在夜郎地望开展发掘工作的队伍，除了配合基础建设，又多了一项任务——寻找秦汉时期贵州的土著民族遗存。

一天，工地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发掘，在一名考古队员与当地民工闲聊时，一名新来的民工居然自称家里藏有两件玉器，

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圜底罐、侈口方格印纹硬陶罐、盘口圜底罐、双系罐

这名考古队员半信半疑。长期从事野外工作的人，都有一种职业习惯，就是不放过任何一条文物线索，哪怕是听起来最荒诞的文物线索，这位考古队员便请她将玉器带过来，帮她鉴定一下。第二天，这位老乡真的把玉器带给考古队员看，竟然是两件加工精制的玉玦！激动万分，又不能声张，根据经验，一旦走漏风声，极有可能造成哄抢文物的局面。下工后，这名队员向我进行了汇报。我们当即来到那位农民家中，在细心劝说之下，她决定把玉器捐献给国家，并带我们去了玉器出土的地点——老坟山。老坟山虽然距离遗址不远，但你决然想不到，这样一个交通不便、基岩裸露的山坡，会埋藏着如此珍贵的文物，我想这也是它在前几次考古调查中未被发现的原因。

这位民工带着考古队员们向老坟山进发，单听老坟山这个名字就让人遐想连篇。

秋天的地里，还残留着玉米的秸秆和芭蕉芋，太阳暴晒之下，晒干的玉米叶子和玉米穗滑落到大汗淋漓的脖颈、手臂上，很不舒服。当看到第一座石板墓时，



大家的疲劳顿时消失了，可兴奋之情依然不敢溢于言表，“原来你们是找癞子坟啊！”老乡恍然大悟道。“对！哪里还有？”我们的声音已近乎颤抖。“哦，多得很，整个山坡都是。”老乡依然很淡定。我们不能说，他们称之为癞子坟的东西，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将填补贵州历史的许多空白。

随后，我们开始对老坟山墓地进行了为期60余天的发掘，发掘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57座。加上在阿红盆坝东缘新寨墓地的三座，共发掘石板墓60座，获得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老坟山墓葬的埋藏非常浅，有的随葬品已经露出地表，为保证文物安全，我们工地24小时不间断值班，白天还好说，一个人缩在帐篷里，外面是几十具或已揭露出来，或还埋藏于地下的白骨，心里面充满的绝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浪漫的释然，像是信守一个千年的承诺，只有考古人才懂得其中的悲伤和喜悦。

墓葬定名为石板墓，基本构建方法为，先挖一长方形土坑，在土坑的底部和四壁皆贴有石板，将死者和随葬品放入后，用土掩埋，上加盖板。有些墓葬较为简单，仅在墓底或墓壁放置少量石板，或不放入石板，称为土坑墓。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20世纪的80年代，惠水、大方、安顺等地少量苗族和回族仍沿袭的此类葬习，除随葬品外，其型制大致相似，可见传统一旦形成，其生命力之强，远非今天消费文化快餐的我们所能想象的。

老坟山墓群的墓葬的大致方向为东西方向，与老坟山的坡度走势保持垂直，头向东，或向西，以向西的墓葬居多。新寨墓地墓葬方向，所发掘三座都为东北西南方向，头向东北，墓葬方向与山坡走势基本保持垂直。墓葬分布规律性强，分布均匀，墓葬方向、位置都经过严格规划。

墓地二次葬数量较为普遍，M13除墓主人外，在墓坑的一端，发现有另外一个个体，经鉴定，为未成年人的长骨。M11、M15、M42都有类似的现象。M15发现有猪牙颌骨，M17发现有牛头骨，

M37发现有狗骨架，可确定有家畜陪葬的习俗。

出土器物丰富的墓葬有M33、M15、M27、M4。随葬品中陶器数量少，仅14件，其余大宗为玉石器，包括几种类型，有块、璜、串饰（料珠、石珠、骨珠、铜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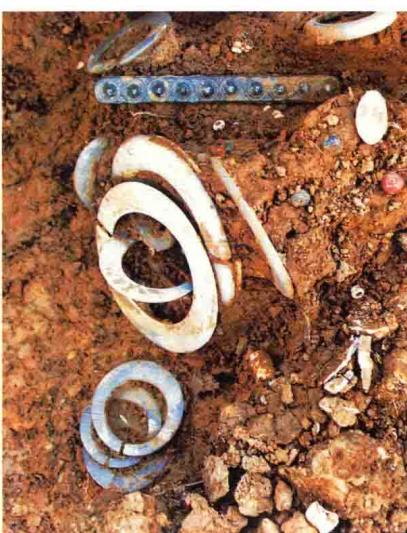
在这一地区，同时期的汉人墓的型制应当为砖室墓、石室墓、土坑墓等几种类型。1975年发掘的兴仁M3，发掘者将其型制定为方框石壁墓，报告中对墓葬结构介绍甚少，型制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石板墓和以上三种典型汉人墓葬差别极大，整体用不加人工修理的石板构建，当非汉人埋葬方式。

老坟山出土大量玉石饰品，也与同时期汉人的埋葬习俗迥异。而被学术界普遍认为土著遗存的铜鼓山遗址，则出土了数件型制极为相近的玉珏和扣饰，同样的玉珏和扣饰在滇文化中十分常见，此墓地的发掘或可探讨整个大的西南夷民族的共同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贵州石板墓的分布范围，与近现代石板房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同，这或许为探讨汉晋石板墓的族属提供了新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饰品，如各种性质和尺寸的玉珏、玉璜，这个民族是如此的爱好饰品呢！今天贵州的少数民族也喜欢佩戴各种饰品，想到这些，你是否要感叹历史是如此的巧合，跨越千年而遥相呼应，抑或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未可知。我们注意到同为土著民族墓葬，赫章可乐常随葬有兵器，在黔西南的汉晋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兵器却凤毛麟角，没有兵器自然就意味着没有战乱，可以想象当时的汉人和土著民族相处得是如何的融洽！这是否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夷汉杂处”呢？由此看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贵州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开发的良好社会环境了。



这是整个墓地发掘的第一座墓葬，出土文物数量仅次于33号墓，出土有陶器、玉器、铜饰件等。



33号墓出土器物局部特写



单耳罐和圆底罐是墓地出土最多的器物，只要出土陶器的墓葬都有两者之一出土，有的墓葬两种器物伴出



墓葬中出土的铜手镯，佩戴在墓主人左臂尺骨与桡骨之外

西南石刻艺术宝库——杨粲墓



铜镜

杨粲墓，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区东南约10公里的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沙坝村民小组皇坟嘴，是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大型石室合葬墓，时代约在南宋理宗年间（公元1241~1252年）。皇坟嘴原称官坟嘴，湘江河到此萦抱弯环，北来北去，构成杨粲墓三面临江、四面群山拱卫的格局，地势险要，宋代曾建白锦堡治于此，后迁治穆家川，遂废为墓地。

杨粲墓近景



杨粲墓周边环境

杨粲墓，发现于1953年，发掘于1957年。结构为平顶双室，男女墓室南北并列，结构对称，分为墓门、前室、后室、两室间过道四个部分，由496块白砂岩条石砌筑，占地64平方米。杨粲墓雕刻丰富，除前室外，全墓遍施雕刻，共190幅，其中人物雕像28尊，仿木构建筑、动物、花草和几何图案雕刻162幅。

前、后室墓门四座，均有仿木格子门扉，双面雕刻，中层饰双腰串和腰华板，上、下为樟水板。前室墓门外两侧立碑正面，有浮雕武士四尊，头顶盔，身着圆领宽袖战袍，披锁子甲，或握弓，或持箭、斧，威武雄壮。

后室墓顶有前后两藻井，前为小拱券顶藻井，东、西侧分别饰浮雕朱雀、玄武。后为长方形斜坡藻井，井顶为一长方形匾刻，边框南北各雕一龙，东为双凤衔枝，西为莲花，匾框内横书文字，男室为“庆栋”，女室为“德宇”。后室门



瓷碗

额背面和横梁正面，均有龙头形雀替、阑额、柱头枋、散斗、抹角八棱柱和柱础等仿木构建筑雕刻。

后壁上部有两层壁龛，龛外遍施抹角八棱石柱、础和楣、雀替、阑额、柱头枋、散斗、挑檐枋和屋顶，屋顶上隐刻

宝珠顶、屋脊、鸱吻、瓦当、跳角等。龛内墓主人雕像端坐于龙头靠椅之上，龛外两侧各立一侍从。龛下饰连弧纹、壸门忍冬纹、菱形折纹及团花图案等。

后室南北两壁结构和装饰对称分布。上部壁龛分两层，龛外两侧站立武士和文官（女室为女官）雕像各一尊。武士雕像与墓门外两侧者基本相似，文官头戴长脚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袍，双手持笏于胸前；女官头戴后圆前方偃脚幞头，身着圆领左衽宽袖长袍，双手捧六角形奁或汗巾。外龛两侧有镂雕青龙、白虎圆柱。龛内为“启门欲进”雕刻。后室下部装饰“野鹿衔芝”、曲腿几案、几何纹、蔓草纹以及牡丹、秋葵、菊花、芙蓉等团花图案。



梅瓶